

小學教材研究

小學教材研究

孫 鈺編著

第一章 緒論

一 教育的意義

我本不打算在這裏來講教育的意義，不過對於教材要想作一番整個的，系統的研究，教育的意義似乎也有一叙的必要。

教育是生長的歷程。「教育者，經驗之繼續改造也。」這句話可說是

近來教育家公認的至言，也可說是近來「教育」二字之惟一的解釋。所謂經驗之繼續改造，實含有兩種意義：一是增加經驗的內容，一是增加經驗的意義。小孩子的手指被火燒傷了，或被貓抓破了，他對於火和貓便算有了一種經驗，同時對於火和貓亦遂發現一種意義。這種經驗，是他行動的張本，這種意義是他生活的指針。如果小孩子看見食物被火烤熟了，或咬衣服的老鼠被貓捕殺了，這時他對於火和貓便又增加一種新經驗，對於火

和貓的解釋便又增加一種新意義。有一種新經驗，即產生一種新目的；有一種新目的，即產生一種新行爲。新經驗有發展，新目的即繼起；新目的繼起，新行爲即發現。經驗繼續不斷的增加，繼續不斷的改造，行爲亦繼續不斷的改進，繼續不斷的變動。這種過程，即謂之教育。人的經驗愈豐富，對於事物的意義愈明瞭；對於事物的意義愈明瞭，其行爲愈正確不至有誤。因而他的生活亦更充實，更美滿，更有價值。所以教育亦可說是「生長的歷程」。

雲彩的意義是將雨，月暈的意義是將風，所以我們旅行時就有準備雨衣和風鏡的必要。如果不明瞭他的意義，那麼我們對於這種環境就無法適應。教育的力量就在增加我們對於環境的認識和對於環境適應的能力，以使我們的生活更充實更美滿。教育不能離開實際生活，離開實際生活即無所謂教育。生活亦不能離開教育，離開教育亦不能有美滿的生活。在那裏生活，就是在那裏受教育；在那裏受教育，就是在那裏生活。所以說「生

活即是教育，教育即是生活。」營什麼樣的生活，就是受什麼樣的教育；受什麼樣的教育，就是營什麼樣的生活。生活不斷的擴張與嬗變，其適應環境的能力亦不斷的擴張與增進。「教育因生活以起，生活緣教育以進。」這兩句話雖非金科玉律，也可算是教育上千古不易的至言。

如此看來，教育問題的關鍵，就在於「生長」一個概念。我們最高的教育理想是在培養身體智慧和精神的生長。教育目的的達到，並不是一種偏狹訓練的成功——偏狹的訓練是生長的障礙——乃是使教育上有新目的創造之可能。生活是個繼續擴張與嬗變的歷程。「今之成功爲後之成功所憑依，今之欣賞，爲後之欣賞的預備，今之生長，使後之生長有可能。如果要標立固定的，概括的目的，即是未知人生之繁變之擴張之不能遵守任何先定的限制。環境有遷移，智慧有生長，目的和理想即隨之而遞變。人生的實現，就在此一步一步的自我表現自我能力發展中。教育的意義，也只是生長而已。」（一）

要想澈底明瞭教育生長說的真義，可以再拿兩個相反的說素來印證一下：

預備說 『拿教育爲預備將來生活的，這個說法，非常玄遠，與目前沒有什麼關係，遠遠的掛着一個目的，要學生去達到，學生實是莫名其妙。』(2) 這個說法最大的弊病，就是容易演成輕視兒童的個性和忽略兒童自發的活動。輕視兒童的個性和忽略兒童自發的活動，在教育進程中，沒有不失敗的。這樣一來，目的雖是預備成人生活，結果反到使他成人時代的生活更無良好的希望。倘若拿教育當生長來看，那麼就要從目前作起，以兒童固有的能力爲根據，以兒童的個性和自發活動爲出發點。如此則雖不特別標出是準備成人生活，實際也就含有準備成人生活的意思。

開展說 教育是從內部發展兒童的能力，把兒童的能力完全引伸出來。這話很有真理，但容易生下列兩種誤解：

(一) 按開展的意義推論起來，似是說人的能力有種先天的限度——

可以達到一種不能再向前伸展的地步——有種一定的範圍。達到這種一定的限度和範圍，他的能力就算發展完滿，不能再向前進步了。證之實際，這種說法，實在不妥。人的能力決無一定的限度，決不是達到一個相當的時期便不能向前生長了。成人雖然較比兒童難於學習，但是決不能說他沒有學習的可能，沒有生長的必要。據近來桑戴克 (Thorndike) 的研究，證明成人學習力比兒童學習力並不見得低多少。(3) 所以兒童需要生長，成人也需要生長，只不過是他們生長的情形與方向有時不同而已。

(二) 按開展的意義再來推論一下，好像吾人對於兒童固有的能力應當任其自由發展，不加以範圍。這樣一來，最容易流於放縱。兒童固有的能力中，原有善惡兩種傾向，我們應當發展他的善的傾向，防止或改造他的惡的傾向。『譬如小兒發怒也是從內部發出來的，倘任其自然，不去指導他改造他，那麼他的結果必定是很壞的。』(4)

開展說因為容易發生上列兩種誤解，所以我們認為只有生長一說可以

說明教育的真正意義。

教育工具說 現在又有一種新的說法，就是教育的工具說。這個說法雖不是近來才產生的，但是在近來才很佔勢力，所以說他是一種新的說法。主張教育是工具的人，並非絕對反對教育是生長，也並非絕對否認教育應當和實際生活發生關係。他們的主張乃是說教育的起源——原始的教育——是與實際生活發生關係的，一到社會上發生了不平等的現象，教育這架機器，便被當時的「統治階級」或「有產階級」所竊取而變爲少數人的專利品了。在這個時期中誰有「所有權」與「統治權」，誰便有「教育權」，誰無「所有權」與「統治權」，誰便無「教育權」。階級社會愈加發達，教育便愈加專門化而愈落於社會上層階級的一部分人之手。教育在這種情況之下，可說有兩個極端相反的方式：一個是支配階級的，一個是被支配階級的。在支配階級方面，有儼然的教育制度，有釐然的教育規則，有專供本階級適用的教育材料。他的教育的目的，就在造就治服被統治階

級的好手。至於被支配階級的方面，不但享不到與支配階級同等的教育，簡直便被擯在教育制度之外。有時雖也施以教育，也是欺瞞的教育。這種教育的目的，只不過是造就統治階級的順民而已。被支配階級如果想推翻支配階級，也只有利用教育來訓練他的人民，固結他的團體，以與支配階級相搏鬥；支配階級想要保持他的地位，也只有利用教育來訓練他的嚟囉，堅固他的營壘，發明他的戰具，以與他們心目中的叛徒相抵禦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教育完全是階級鬥爭中的武器。誰善於利用牠，誰便獲得勝利。誰不善於利用牠，誰便只好受人掠奪。這樣一看，教育豈不是一種工具麼？這種情況，雖不是教育的本質而是教育的變質，但在歷史上亦曾經過了很常久的時間——甚至到現在還仍然是這種教育。要想去掉這種變質，只有向取消社會之不平等的途徑上努力。社會永遠有階級，教育永遠是一部分人的工具，永遠不會變成全人類的教育，或是幫助實際生活的教育。生長說與工具說之異同。現在要進一步來研究的就是教育上的「工具

說」與「生長說」是否完全衝突？要解決這個問題，必須在效果上去着想。兩說都承認教育有很大的效果，並且都相信人生必須賴教育。在這一點上兩說可說是相同的。所謂以教育爲武器爲工具，只不過是生長之進一步的肯定詞，實際並無多大衝突。兩者所不同的只在觀察點上，生長說重在教育二字之「解釋」，工具說重在教育二字之「功用」；一個是指「歷程」，一個是指「結果」。假如說教育不能爲鬥爭的武器，那就不啻是說教育不能爲人生的工具，同時也就不啻是說教育沒有生長的條件。反過來如果說教育有生長的條件，那就不啻是說教育是人生的工具，同時也就不啻是說教育是鬥爭的武器（因爲鬥爭是生活之一方法）。這樣一看，生長與工具兩說，豈不是並不衝突麼？不過我們要曉得這種因經濟地位不同所發生之畸形的教育，却是一種極不平等的現象，也却是生長的（或教育與生活打成一片的）障礙。凡是研究教育的人，好像都負有取消這種不平等現象的責任。

(1) 教育哲學大意 P. 9

(2) 杜威教育哲學 P. 25

(3) 桑戴克等研究的結果：從二十五歲至四十二歲，其學習力不過減退百分之十三至十五。每年減退分量還不到百分之一。學習力在二十五歲至四十五歲之間，較之兒童時代之學習能力為優，較之十四至十八的青年時代相當，或且優越些。

(4) 杜威教育哲學 P. 26

二 教育的目的

教育的目的與教育的意義不同。一些研究教育的人，往往以「目的」與「意義」混為一談，這實在是一種有欠完善的見解。「意義」是指教育的解釋，「目的」是指教育的結局。「生長」是教育的解釋，是一種「歷程」，不能即認為目的。比如說文學的意義是「有美麗的詞句與豐富的情感的文章，謂之文學。」但不能即認其為文學的目的。又譬如說文學的目的是在「陶冶情感，啟發思想，改造社會。」但不能即認其為文學的意義

。兩者一個是「解釋」，一個是「結局」；一個是「歷程」，一個是「終點」。

教育的目的須根據於人生的目的。教育如果有規定一個概括的目的之

可能與必要，必須從人生的目的來說起。人生是什麼？我們應該怎樣看人生？人生的目的何在？這些雖是哲學上的重大問題，但是我們要作一個簡單明瞭概括的答案，只有「人生」二字。人生的目的就是「人生」，除了人生可以說無其他任何目的。這個答案雖無甚不合，但與不回答可說沒有什麼區別。究竟人生是什麼？不能不有進一步的解釋。要想明瞭什麼是「人生」，最好先從「人生」與「狗生」「牛生」「草生」等的區別上說起。「草生」是一種植物的生，除去了吸收肥料，日光，以達到他的自身生存與結實傳種外，可說沒有什麼旁的意義。「狗生」「牛生」雖是一種動物的生，但是除去了自存活動和傳種活動以外，也沒有什麼旁的意義。「人生」却不然，人除去了自存活動和傳種活動以外，還有一種頂重要的活動，就是理想的追求。人類因有時間與空間的觀念，又有慾望，想像，意志

的心力，所以人類有理想。理想是人類獨有的，「人生」與「狗生」「牛生」「草生」之不同也就在這一點。理想是日新月異的，一理想實現，他理想繼起。人爲實現自己的理想，常犧牲自己的身心甚至於生命。可以說即人類一方面生活於米飯，饅首，職業，夫婦中，一方生活於理想中。所以解答什麼是「人生」這個問題，只有說「維持生命追求理想的努力的行程，就是人生。」

教育是人生的工具，是幫助生活的手段，所以教育的目的，必須根據於人生的目的。人生的目的既是「人生」，所以教育的目的也只是「人生」。除去了「人生」二字，教育決無其他目的，也決不應有其他目的。教育良否之判斷，只有視其與人生目的之符合與否而定。人生既是「維持生命追求理想的努力的行程」，所以教育亦可說是「維持生命追求理想的努力的行程。」不過維持生命與追求理想兩者，驟然看去，似乎是兩件各不相關的事，詳細研究起來，可說同在一條路線上。人生就譬如一條無限長

的路線，維持生命的活動，是路線的起點；理想的實現，是路線的終點；理想的追求，是由路線之起點至於終點間的活動。這條路線，理想上雖有終點，事實上卻沒有終點。因為人生永遠有理想——理想實現，他理想繼起——所以永遠不會有終點。這條路線，吾無以名之，即名之曰「人生線」。

人必有生命，然後才能踏進「人生線」，必有健康的身體，然後才能談到理想的追求；沒有生命，天地間一切都沒有。所以維持生命的活動是「人生線」的起點。

人與其他動物的區別，自然在理想之有無，而理想之是否完善，能否實現，亦須視生命之久暫與身體之強弱而定。所謂理想的追求，言其究竟，亦不外在謀人生之豐滿與娛快。換言之，即不外在謀生命之擴張與充實。所以理想的追求，亦不過為生命維持中之進一步的活動而已。假如理想中不含有使生活豐滿與娛快的要素，天地間一切努力，可說都不會有。這

樣一看，人生之目的在於獲得完美的生活，是無疑了；而教育之目的亦在此完美之生活亦是無疑的了。斯賓塞（*Spencer*）說：『蓋使吾人能得完美之生活，乃教育之天職，而教育之良否之合理的判斷，亦視其盡此天職至於若何程度而已。』（1）

說到此處，關於教育之意義與教育之目的的區別，可說益加明瞭。「生長」是教育的意義，「人生」是教育的目的；「經驗之繼續改造」是教育的意義，「完美的生活」是教育的目的。「生長」與「人生」不是一回事，「經驗之繼續改造」與「完美的生活」也不是一回事。前者含有繼續變化的意思，後者含有固定的意思。

一國的教育目的須根據一國的實際情況。概括的來論教育目的，固然可以「人生」或「完美的生活」作解答，但進一步分析一下，各國還有各國的特殊目的。英國的教育目的決不同於美國，美國的教育目的決不同於蘇俄或中國，蘇俄或中國的教育目的決不同印度和朝鮮，印度和朝鮮的教

育目的亦決不同於不丹和尼泊爾。一國有一國的情況，一國有一國的需要，所以一國有一國的特殊目的。以印度與蘇俄而論：印度教育上之唯一目的，即在脫離帝國主義者之羈絆以建獨立的國家。至於實業之振興，科學之提倡，富力之增加等，雖亦彼所需，但與脫離帝國主義者之羈絆相比較，不得不暫且從緩。在蘇俄則不然，蘇俄雖亦有時感於帝國主義者之壓迫，但他現在唯一的大難關，已不是帝國主義的壓迫而是國家經濟的困窘，所以蘇俄自一九二五年實行新經濟政策以來，教育上唯一目的就在實業之振興與富力之增加。再以中國與美國而論，美國是世界的一等強國，一等富國，中國差不多是世界的一等弱國，一等窮國，美國每人的經濟力平均有二五二〇元，中國每人的經濟力平均有二六七・五元，如以每人富力十分之一爲每人一年所得，則美國每人平均收入爲二五二元，中國每人平均收入爲二七元⁽²⁾。美國人在大體上看來，衣食都不成問題，中國人在大體上看來，都是苦於衣食之累。美國人的日常活動，多是用於娛快之追尋，

中國人的日常活動，多是用於衣食之追尋。他們的教育是在幫助人獲得娛快的方法，獲得娛快的增加。我們的教育是在幫助人獲得謀生的方法，獲得生產的增加，兩國教育之良否的批判，在美國須以其給與人之娛快生活之多寡爲斷，在中國須以其給與人之衣食之多寡爲斷。換句話說：他們目前的教育目的是在「完美的生活」，我們目前的教育目的是在「生活」。再換句話說；他們目前的教育目的是在「娛快」，我們目前的教育目的是在「衣食」，獲得衣食雖亦一種娛快，但兩相比較，實在差得遠了。

以上僅就國民的經濟力而論，即可見各國的教育，應各具特殊目的。如再加以各國社會情況與民族特性之諸多不同，更可確信各國教育應具有其特殊之目的。現在一般醉心歐美教育的人，不但學理和方法要採取他們的，甚至一切的一切都要以他們爲模範。這樣來辦中國教育，我敢大膽斷定「此路不通」。

一時代的教育目的須根據一時代的社會需要 教育的目的，因國別固

有不同，因時代亦有不同。譬如漢朝的教育目的，未必即同於清朝，清朝的教育目的，未必即同於民國。即以清朝和民國而論：清朝初年的教育目的，亦未必同於清朝末年的教育目的；民國北伐以前的教育目的，亦未必同於民國北伐以後的教育目的。再以總理建國的三個時期而論：軍政時期的教育目的，未必即同於訓政時期，訓政時期的教育目的，亦未必即同於憲政時期。今以小學教育目的之變遷言：光緒二十九年初等小學堂章程第一條稱『……啟其人生應用之知識，立其明倫理愛國家之根基，並調護兒童身體令其發育爲宗旨。』這個宗旨到光緒三十二年即變成（一）忠君（二）尊孔（三）尚公（四）尚武（五）尚實五個大綱。到民國元年又變爲『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，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。』民國四年頒布國民學校令第一條云：『國民學校施行國家根本教育，以注重兒童身心之發育，以施適當之陶冶，並授以國民道德之基礎，及國民生活所必需之普通知識及技能爲本旨。』民國八年又將小學教育目的改爲『